

樂食月餅記



人與事
侯宇燕

記得七月剛開始的時候，開在家門口的有南方背景的超市，就擺上了雲南火腿月餅，手工製作，酥軟香鬆。要知道，當時離中秋節還有兩個多月呢。不過我就是喜歡這樣彷彿總在過節的氣氛。去年，也是早在七月份，這家超市就擺上了現烘的鮮肉月餅和清香的椰蓉月餅、蘇式玫瑰酥皮月餅。我嘴巴饞，不時買來吃。北京的金秋時節，真有濃得化不開的情趣和韻致。到進入八月份，尤其立秋節氣後，大盒的香港美心月

餅、北京稻香村月餅、全聚德烤鴨月餅都整齊擺在了最顯眼的位置。我買過兩次美心月餅，一是美心六皇明月，一整塊蛋黃白蓮蓉月餅，我和父母分而食之，一邊吃一邊想着從未謀面的編輯們，真感受到了人情溫暖和對時光流逝的感懷。

後又選擇了美心低糖松子仁白蓮蓉月餅，一盒四塊，我們還是吃得津津有味。陸續又有父親的學生寄來香港半島酒店的月餅、深圳的低糖手製酥餅，都很快分食一空。這真正實現了「月餅是用來吃的，不是用來送來送去的」宗旨。今年的中秋節又快到了，會是怎樣一番團圓盛景呢？且從吃一塊火腿月餅開始。



「太平處處是優場」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市區中秋綵燈會，融入各式薈萃傳統元素的節目，可一次飽覽多項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包括粵劇演出、傳統手工藝、舞火龍、猜燈謎等，其中更設有《太平處處是優場——維園粵劇戲棚匯演》。

香港中通社

《封神》何去何從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熱鬧了一個內地暑期檔的神話大片《封神》，今天在香港正式上映。這部由烏爾善執導的影片，投資巨大，聚集包括費翔、李雪健、夏雨和袁泉等實力派演員，加上映前映後大肆宣傳的「肌肉男團」（片中大膽起用的多位新人演員，有不少秀肌肉的場景），將觀眾的期望值一再拔升，而撥開這些喧嘩和熱鬧，單看影片本身，不論結構、敘事和美學等，皆有值得商榷之處。

票房成績並在網上網下引發眾多討論，之於中國電影而言，已然是頗具意義的事情。

雖則意義重大，《封神》系列電影的首秀，仍有一些遺憾之處。看罷電影，最明顯的一處，便是整體敘事不夠豐富生動。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為什麼能夠火遍全球，成為眾多大小朋友的心頭好？不僅僅在於其特效的華麗與布景的闊大，更在於其想像與創意十足的劇情，以及故事背後棄惡揚善的價值觀。反觀《封神》，導演組將眾多心力用於搭建布景和設計特效，似乎卻沒有花費足夠多的心力用於鑽研及打磨劇情。整體電影對於《封神演義》的呈現並未超越我們既有的認知，而宏大華麗的視覺效果，如果不是建築在扎實的劇本和出色故事的基礎之上，則恐有「空中樓閣」之嫌。更何況，在內地電影未有分級制度的現今，片中不乏血腥暴力的場景，真的不會給入場觀影的中小學生帶來負面影響嗎？編劇團隊或也應捫心自問。

我不否認《封神》的登場為中國神話電影揭開嶄新一頁，但新的語境出現、新的空間開敞，會否為中國電影帶來更好的聲譽和影響？其中關鍵，還應在劇情、在演技、在深入內裏的價值觀本身。



▲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風雲》劇照。

紡紗聲裏



人生在線
黃秀蓮

「看，珍姐就在裏頭。」頭上包着巾的珍姐就在打紗機器前，側着頭瞧我們幾眼，大眼睛示意小孩子快點離開。

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紡紗機器運作的情景。紡紗機器原來那麼巨型，吊鉤跟凹槽扣子之間的紗線，遠看如瀑布橫向飛動。廠房設在地下，幾台重型機器，轟轟嘈嘈，高分貝持續不斷，響聲震耳。那次我們在深水埗路邊走過，知道珍姐在打紗，幼稚地只想探探班，也不考慮到廠房重地不便參觀。雖然舉動很不懂事，然而門邊張望，卻窺見香港製衣業鼎盛年代的一抹光華。

珍姐是我麻雀局常客，每周總來兩三趟，來時總是急急忙忙。在職婦女放工後又有一番忙碌，買菜、燒飯、洗碗……夠辛苦了，偏偏隨即趕來赴麻雀之約。從黃竹街尾來汝州街，一段路不長不短，再登上六樓，真折騰，怎麼能夠不遲到，又不露疲態，麻雀癮力量居然那麼大。

她已是四個孩子的媽媽了，年紀比同屋所有師奶都年輕一些，所以沒稱她為林師奶而稱珍姐。她個子特別小，雀友背後叫「矮仔珍」；她丈夫長得相當高，又說「電燈柱掛老鼠箱」，言語有欠忠厚，反映出雀局中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和世界上大多數流浪漢一樣，鮑文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經歷。多年前他因與母親吵架而從澳洲跑到英國投奔姐姐，起初在一間酒吧工作，當時他心懷夢想，要成為一名像「涅槃樂隊」中科特·柯本一樣厲害的音樂人。他為此付出過努力，包括組建樂隊，和別人一起開辦唱片公司，發行專輯等，可惜成績都不太理想，專輯只賣出了兩張。或許是事業不順，他染上了毒癮，不僅丟掉工作，也失去申領救濟金的資格，變得身無分文，最終被姐姐趕出家門。只有一條睡袋的他，從此過上了風餐露宿、居無定所的流浪生涯。

當時鮑文有多無助？他在後來出版的回憶錄《一隻名叫鮑勃的流浪貓》中說，因露宿街頭丟失了證件，加上根本沒錢買回澳洲的機票，他只能靠撿垃圾餬口，甚至曾在超市偷過東西，有一次更因吸毒過量差點暴斃街頭。他被社會遺棄和鄙夷，「像個透明的人，沒有人多看我一眼」，就這麼渾渾噩噩地過一天算一天。終於有英國慈善機構向他伸出援手，安排他去戒毒，並給他一處臨時棲身之所——面積不大的保障性公寓。為了應付日常開支，他每天去公共場所賣唱賺錢，有時也銷售《大問題》(The Big Issue)雜誌，日子雖然過得比以前安穩，卻始終處在社會邊緣，看不到曙光。

直到二〇〇七年春天，一隻流浪貓的出現，徹底改變了鮑文的命運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，那是一隻受傷的薑黃色小貓，蜷縮在公寓的走廊裏，作為一個勉強度日的流浪藝人，他從未想過擁有一隻寵物。出於憐憫，他花錢給小貓治病，精心照顧牠，幫助牠恢復健康，然後將牠放回街頭，準備就此分別。但小貓卻鐵了心地留在他的身邊，還陪他一起去街頭賣藝。最後他決定收留這隻聰明的小貓，並依據自己最喜歡的美劇《迷離劫》(Twin Peaks)裏的殺手鮑勃一角給小貓起名叫鮑勃。在接下來的一年多的時間，鮑文和鮑

拿什麼拯救你

不管人生有時候會多糟糕，請務必給自己一次重生的機會，就像倫敦街頭的流浪漢詹姆斯·鮑文，在他最落魄的時候，偶然收養一隻無家可歸的小貓，竟實現了人生逆襲和自我救贖。

鮑文的故事最近被搬上大銀幕，二〇一六年，根據他的回憶錄改編的電影《流浪貓鮑勃》在全球公映，獲得好評如潮，片中出演鮑勃的就是小貓本尊，牠一夜之間成為全世界最有知名度的貓，其戴着小圍巾的標誌形象深入人心。用影評家的話說，這不僅僅是一個感人至深、積極向上的故事，還告訴人們如何去愛與被愛。為什麼一個生活拮据的人，願意收留一隻流浪貓，並拿自己少得可憐的積蓄，去為與自己無關的生命爭取一個活下去的機會？或許是內心受傷的鮑文看到這隻小貓，就像是看到了苦苦掙扎的自己，某種意義上他們是相互溫暖和治愈，是對彼此的成全和救贖。

可世間之事，往往無法盡如人意。二〇一〇年，鮑勃死於一場交通意外，讓眾多粉絲為之心碎，對鮑文來說更是晴天霹靂。為了紀念這個來自喵星的小天使，人們在北倫敦為牠設立了一座雕像，碑文上刻有鮑文的一句話：「鮑勃永遠是我的摯友，也是我的精神支柱！」正如他在揭幕儀式上對鮑勃以人類相稱，「從我遇見他的那一刻起，他就豐富了我的生活。他拯救了我，也感動了數百萬人的生活，我為鮑勃感到無比自豪，並感謝我們共同度

過的時光。」故事到此並未結束，鮑文失去鮑勃，也失去了精神寄託，他開始自暴自棄，重新吸食毒品。他在回憶錄中曾提到過找不見鮑勃時的絕望：有一次鮑勃受到驚嚇走失，尚未戒掉毒癮的鮑文，頓時變得六神無主，腦海裏就有聲音和慾望誘導說「來一口」吧。有誰能想到，這段話竟一語成讖。如今再次吸毒讓鮑文敗光家產，還賣掉了自己的房子，最終兩手空空，又變成流浪漢，十餘年的風光如南柯一夢，醒來後重回人生的原點。只是這次，他的身邊再也沒有了鮑勃的陪伴，這樣的結局未免讓人唏噓。

另外，要特別提一下鮑文銷售的《大問題》雜誌，其內容以生活和娛樂為主，創辦者是英國護膚品牌「美體小舖」(The Body Shop)的創始人安妮塔·羅迪克，她的初衷是要拯救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，因此半賣半送地將雜誌批發給他們，然後大部分收入歸他們自己。自一九九一年雜誌首次發行以來，吸引了不少流浪漢加入，他們意識到除了乞討、偷盜之外，還有其他賺錢的方式，如今銷售該雜誌已成為很多流浪漢一個重要的謀生手段。

該雜誌在發行二十周年紀念時曾提問：「大問題」的含義是什麼？答案是：面對混亂不堪和廢棄無用，要保有靈感和希望。比如對流浪漢而言，讓他們回歸社會的最好辦法，就是讓他們自食其力，唯有如此人們才更願意慷慨解囊。



▲《一隻名叫鮑勃的流浪貓》二〇一六年被改編為電影。

劇照

人的文化水平與社交心態。

個子那麼小，難得精力旺盛，小皮球一樣彈跳。她嗓門洪亮，一說話就劈啦巴拉，爽快清楚，常常說到忘形就不自覺加上動作，內容一瀉而下，感情率直無遺。我這個小學生，只懂得欣賞學校裏穿長衫溫聲細氣的先生，兇巴巴的先生一律大聲，故而很怕嗓音大的，沒想到那一幕令我對珍姐的觀感改變了。原來她做了銀會，會頭逃之夭夭，一筆辛苦攢來的錢，「不是冤枉來，竟然冤枉去！」說到會頭竟是自己契娘，道：「唉，以後左手也信不過右手了！」兩掌攤開，莫可奈何，萬分懊悔，言語裏無一字詛咒。連自己親近信任的人也來騙財，她得到教訓，有了感悟，這個真不容易。她低起頭，察覺襯衫上黏了一二縷紗線線頭，便用拇指與食指拈起。其實她頭髮、襟前、褲管常黏着如絮的線頭，留下了職業的痕跡。過去打多少紗線才打到積蓄，將來又打多少才重新積聚？

可是雀局不容等待，誰耐煩聽你細說，麻雀從白鐵箱倒出來了，但見珍姐苦笑一下，便坐到麻雀枱，雙手交叉把麻雀推得均勻，接着大眼睛全神貫注在眼前十三隻麻

雀，以及上下家對家的出牌了。雀友吆三喝四，牌起牌落，暫可忘憂。

同屋孩子稱讚珍姐煮麵特別好吃，有個禮拜天下午我居然大膽請她煮給我嘗嘗，她朗聲答應。嗒嗒扭開石油氣，水滾落麵，長筷子撥弄，把麵抽高再入水，倒入碗，瓦鉢裏點點豬油，加生抽熟油，撈幾撈，香氣噴噴的遞給我。豬油溶解了，麵條潤澤有光，油香四溢，我連忙道謝，她只說：「趁熱吃。」

好幾年後，珍姐忽然消失了似的，跟珍姐最熟的師奶吐出真相：「林生有事！」指頭顫顫，「珍姐連工也辭了，二十四小時照顧，準時給林生吃藥，外出也寸步不離跟着，怕他錯蕩走失了。唉，真是好老婆，難為她。」林先生甚少來打牌，他長相敦厚，沉默寡言，看來不似受了重大打擊，怎麼會精神有問題呢？有什麼異常表現呢？難道是遺傳？政府診所一定會轉介精神科，按時服藥起碼可控制病情，不過，這種病最令人揪心。

師奶、母親與我去探望，他們住在大埔道與黃竹街交界，大埔道車馬喧鬧，黃竹街盡頭翠巒橫互，鳥鳴上下，鬧市中難得怡人

風景，最合靜養了。房間裏丁字型放了兩張碌架床，夫妻跟四個孩子也夠住，憑窗斜望，山色如黛，透着寧靜之美。林先生依舊安安靜靜，算不上呆滯，珍姐聲音支撐了大局。夫妻倆一高一矮，一動一靜，性情互補無間。尋常夫妻，焦慮困厄中，恩情更似紗線，綿密柔韌。

林先生痊癒後，珍姐轉型做陪月，事實上紡紗廠已經絕跡了。又幾年我家抽了居屋，離開了汝州街那唐樓，昔日來往的麻雀友不知不覺中疏淡了。後來聽聞珍姐患了癌症，療養中人更消瘦，再後來知道她在不至於太受折磨下去世了，可惜只有五十多。她走起路來彈跳力強，說起話來響亮清脆，做起事來風風火火，什麼都全情投入，生命力本是很強的，竟爾不享高壽。

日前路過大埔道與黃竹街接壤處，見青山依舊碧綠，翠色甚至比當年更濃，佇立良久不忍去。珍姐手腳麻利地給我煮豬油撈麵，汝州街那廚房滿布油煙，卻香氣瀰漫。人生相遇有其特定框框，正因環境湍隘，貧賤之交的況味油然而生，越久越陳。

逝者如斯，香江歲月，紡紗聲裏，人事渺遠。